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

旧五代史



●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五代史

卷七四——卷一五〇

〔宋〕薛居正 撰

薄小莹 标点

旧五代史卷七四

唐书五〇

列传第二六

康延孝 朱守殷 杨立 窦廷琬
张虔钊 杨彦温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隶太原，因得罪，亡命奔汴梁。开平、乾化中，自队长积劳至部校，梁末帝时，频立军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众五万营于王村，时延孝为右先锋指挥使，率百骑来奔。庄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带以赐之，翌日，赐田宅于邺，以为捧日军使，兼南面招讨指挥使，检校司空，守博州刺史。庄宗屏人问梁兵机，延孝备陈利害，语在《庄宗纪》中。庄宗平汴，延孝颇有力焉，以功授检校太保、郑州防御使，赐姓，名绍琛。明年，郊礼毕，授保义军节度使。

三年，讨蜀，以延孝为西南行营马步军先锋、排阵斩斫等使。延孝性骁健，徇利奋不顾身。以前锋下凤州，收固镇，降兴州，败王衍军于三泉，所俘蜀军皆谕而释之，自是昼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归成都，断吉伯津浮梁，以绝诸军，延孝复造浮梁以渡。进收绵州，王衍复断绵江浮梁而去，水深无舟楫可渡，延孝谓招抚使李严曰：“吾悬军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贖之时，人心离沮，但得百骑过鹿头关，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缮津梁，便留数日，若王衍坚闭近关，折吾兵势，俛延旬浹，则胜负莫可知也。宜促骑渡江。”因与李严乘马

浮江，于是得济者仅千人，步军溺死者亦千余人。延孝既济，长驱过鹿头，进据汉州。居三日，部下后军方至。伪蜀六军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币马归款。旬日，两川平定，延孝止汉州以俟继岌。平蜀之功，延孝居最。

时邠州节度使董璋为行营右厢马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为行营左厢马步使，以军礼当事延孝。郭崇韬以私爱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后，崇韬每有兵机，必召璋参决，延孝不平。时延孝军于城西，毛璋军于城东，董璋军于城中。闰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谓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仆速相从，反首鼠于侍中之门，谋相倾陷。吾为都将，公乃裨校，力能斩首。”璋惶恐，谢之而退。酒罢，璋诉于郭崇韬，阴衔之，乃署董璋为东川节度使，落军职。延孝怒，谓毛璋曰：“吾冒白刃，犯险阻，平定两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谒见崇韬，曰：“东川重地，宜择良帅，工部任尚书有文武才干，甚洽众心，请表为东川帅。”崇韬怒曰：“绍琛反耶？敢违吾节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几，崇韬为继岌所害，二人因责董璋曰：“公复首鼠何门？”璋俯首祈哀而已。

四年正月甲申，大军发成都，继岌令延孝以一万二千人作为后军。二月癸巳，中军次武连，中使诏至，谕以西平王朱友谦有罪伏诛，命继岌杀其子遂州节度使令德，延孝大惊。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遇延孝不谒，延孝怒，谓诸校曰：“南平梁汴，西定巴邛，画策之谋，始于郭公，而汗马之劳，力摧强敌，即吾也。若以背伪归国，犄角而成霸业，即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与郭公皆以无罪赤族，归朝之后，次当及我矣。”丙申，延孝次剑州。时延孝部下皆郾、延、河中旧将，焦武等知西平王被祸，兼诛令德，号哭军门，诉于延孝曰：“西平无罪，二百口伏诛，河中旧将，无不从坐，某等必死矣。”时魏王继岌到泥溪，延孝报继岌云：“河中兵士号哭，欲为乱。”丁酉，延孝至剑州遂拥众回，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以檄招谕人，三日间，众及五万。

己亥，继岌至利州。是夜，守吉柏津使索，原本疑有阙文。密告魏

王曰：“得绍琛文字，令断吉柏浮梁。”继岌惧，乃令梁汉颙以兵控吉柏津。延孝已拥众急趋西川，继岌遣人驰书谕之。夜半，令监军使李廷安召任圜，因署为副招讨使，令圜率兵七千骑，与都指挥使梁汉颙、监军李廷安讨之。辛丑，先令都将何建崇击剑门，下之。甲寅，圜以大军至汉州，延孝来逆战，圜令董璋以东川懦卒当其锋，伏精兵于其后，延孝击退东川之兵，急追之，遇伏兵起，延孝败，驰入汉州，闭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万，与圜合势攻之。案《九国志·李延厚传》：康延孝入汉州，知祥遣延厚率兵二千会李仁罕讨之，将行，誓士卒曰：“今出师不三旬必破贼，乃立功图赏之日也。士卒忠奋者立东厢，衰疾都立西厢，无自苦也。”得请行者七百人。逐延孝西寨，斩首百余级，竟拔其城。汉州四面树竹木为栅。三月乙丑，环阵于金雁桥，即率诸军鼓噪而进，四面纵火，风焰亘空。于是延孝危急，引骑出战，遇阵于金雁桥，又败之，以十数骑奔绵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圜命载以檻车。时孟知祥与任圜、董璋置酒高会，因令引延孝檻车至会，知祥问曰：“明公顷自梁朝脱身归命，才平汴水，节制陕郊，近领前锋，克平剑外，归朝之后，授爵册勋，巨镇尊官，谁与为竞！奈何躁愤，自毁功庸，入此檻车，还为邓艾，深可痛惜，谁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杯以饮之。延孝曰：“自知富贵难消，官职已足。然郭崇韬佐命元勋，辅成大业，不动干戈，收获两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阖门被诛，延孝之徒，何保首领。以此思虑，不敢归朝，天道相违，一旦至此，亦其命也，夫复何言！”及圜班师行次凤翔，中使向延嗣赍诏至，遂诛之。部下怀其首级，瘞于昭应县民陈晖地。天成初，其子发之携去。《永乐大典》卷一万八千一百三十。

朱守殷，小字会儿。庄宗就学，以厮养之役给事左右。及庄宗即位，为长直军使，虽列戎行，不闻战攻。每构人之短长，中于庄宗，渐以心腹受委。河上对垒，稍迁蕃汉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胜寨，为梁将王彦章所攻，守殷无备，遂陷南寨。庄宗闻之曰：“弩才大误予事！”因撤北寨，往周杨刘。明宗在郢州，密请以覆军之罪罪之，庄

宗私于腹心，忍而不问。同光二年，为振武节度使，不之任，仍兼领蕃汉马步军。京城初定，内外警巡，恃凭主恩，蔑视勋旧，与景进互相表里，又强作宿德之态，言语迟缓，自谓沉厚。案：以下疑有缺文。据《欧阳史》，庄宗东讨，守殷将骑军。

及郭从谦犯兴教门，步军始乱，中使急召骑士，守殷按甲不进，庄宗独领宦官斫射，屡退，而骑军终不至。庄宗既崩，守殷拥众方在北邙，憩于茂林之下。迨闻凶问，乃入内，选嫔御及珍宝以归，恣军士劫掠京都，翌日方定，率诸校迎明宗于东郊。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加侍中，移汴州节度使。车驾将巡幸，外议喧然，初以为平吴，又云制置东诸侯。守殷乃生云梦之疑，遂杀都校马彦超、副使宋敬。案《欧阳史》云：守殷将叛，召都指挥使马彦超与计事，超不从，守殷杀之。明宗怜彦超之死，以其子承祚为洺州长史。守殷驱市人闭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闻之，亲统禁军倍程直抵其垒，长围夹攻，縋城甚众。守殷力屈，尽杀其族，引颈令左右尽其命。王师入城，索其党，尽诛之。诏鞭守殷尸，梟首悬于都市，满七日，传送洛阳。《永乐大典》卷二千三十一。

杨立者，潞州之小校。初事李嗣昭及李继韬，皆畜养甚厚，继韬被诛，愤愤失志。同光二年四月，有诏以潞兵三万人戍涿州，将发，其众谋曰：“我辈事故使二十年，衣食丰足，未尝边塞征行，苟于边上差跌，白骨何归？不如据城自固，事成自富贵耳。”因聚徒百余辈，攻子城东门，城中大扰。副使李继珂及监军张机祚出奔。立自称留后，率军民上表求旌节。庄宗怒，命明宗与李绍真攻讨，一月拔之，生擒立及其同恶十余人，送于阙下，皆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故立辄敢据之，庄宗因兹诏诸道撤防城之备焉。《永乐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窦廷琬者，世为青州牙将，梁祖擢置左右。同光初，为复州游奕使，奸盗屏迹，历贝州刺史。未几，请制置庆州盐池，逐年出绢十万

匹，米十万斛，遂以廷琬为庆州防御使，俾制置之，由是严刑峻法，屡挠边人。课利不集，诏移任于金州，廷琬据庆州叛，诏邠州节度使李敬周率兵讨平之，夷其族。《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四。

张虔钊，辽州人也。案《九国志》云：虔钊，辽州榆社人。父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初为太原牙校，以武勇闻于流辈，武皇、庄宗之世，累补左右突骑军使。案《九国志》云：庄宗尝以偏师取镇阳，命虔钊率骑为先锋，屡挫贼锐，遂陷其城。明宗素闻虔钊有将帅才，及即位，擢为护驾亲军都指挥使，领春州刺史。天成中，与诸将围王都于中山，大败契丹于嘉山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沧州节度使。案《北梦琐言》云：虔钊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发廩赈之，方上闻，帝甚嘉奖。他日秋成，倍斗征敛，朝论鄙之。移镇徐州。长兴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西面马步军都部署。及末帝起于凤翔，闵帝诏令虔钊帅部兵会王师于岐下。洎西师俱变，虔钊愤惋，退归兴元，因与洋州节度使孙汉韶俱送款于蜀。孟知祥待之尤厚，伪授本镇节度使，俾知祥坐获山南之地，由虔钊之故也。案《北梦琐言》云：入蜀，取人产业，黠货无厌，蜀民怨之。孟昶嗣伪位，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晋开运末，蜀人闻契丹入洛，令虔钊率众数万，将寇秦、雍，俄闻汉高祖已定中原，虔钊无功而退。案《九国志》云：“历左右匡圣马步军都指挥使，出为昭武军节度使。及汉祖即位，乃移镇梁州，以观朝廷之变。会晋昌军节度使赵匡赞、凤翔节度使侯益俱谋归蜀，遂以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应接经营。俄而赵匡赞、侯益请昶出师，掠定三秦，因命虔钊与韩保贞等总师五万出散关，雄武军节度使何重建出陇右，奉銮肃卫都虞候李廷珪出于午谷，会于雍州。廷珪始出于午谷，闻匡赞为王景崇所逼，弃城自拔东去，遂先退师。时虔钊、福诚、保贞师次陈仓，谋不相叶，而侯益闻匡赞已去，廷珪班师，亦诚款中变，闭垒不出。司天监赵匡枢累以云气不利为讽，保贞乃与福诚率所部取陇州道，会重建归蜀。虔钊留宝鸡，以势孤不可深入，遂班师。行至兴州，感愤而卒。《永乐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杨彦温，汴州人，本梁朝之小校也。庄宗朝，累迁裨将。天成中，为河中副指挥使，及末帝镇河中，尤善待之，因奏为衙内都指挥使。

长兴元年四月，乘末帝阅马于黄龙庄，据城谋叛。末帝遣人诘之曰：“吾善待汝，何苦为叛？”彦温报曰：“某非敢负恩，缘奉枢密院宣头，令某拒命，请相公但归朝廷。”数日，诏末帝归朝，明宗疑其诈，不欲兴兵，授彦温绛州刺史。安重海坚请出师，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卫步军指挥使药彦稠等帅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闭门及败，凡十三日。初，彦稠出师，明宗戒之曰：“与朕生致彦温，吾将自讯之。”及收城，斩首传送，明宗深怒彦稠等，时议者以当时四海恬然，五兵载戢，蒲非边郡，近在国门。而彦温安敢狂悖。皆以为安重海方弄国权，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窥图，究莫能倾陷也。彦温愚昧，为人所嗾，故灭其族焉。《永乐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史臣曰：《春秋传》云：“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恶也。”故不复较其优劣焉。唯虔钊因避地以偷生，彦温乃为人之所嗾，比诸叛臣亦可矜也。《永乐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旧五代史卷七四考证

唐列传二十六朱守殷传车驾将巡幸外议瑄然初以为平吴又云制置东诸侯守殷乃生云梦之疑遂杀都校马彦超副使宋敬守殷驱市人闭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闻之亲统禁军倍程直抵其垒长围夹攻缢城甚众守殷力屈尽杀其族引颈令左右尽其命 案：《儒林公议》云：朱守殷与霍彦威同立明宗，寻判诸军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军节度使。时枢密使安重海用事，汴之财利，遣中人管权之。守殷军用不给，累长抗论，重海既而复夺之，守殷不平，颇出怨言。重海奏其反状，明宗亲率师讨之。车驾至汴京，守殷自以本无不臣之意，为权臣诬奏，登城门望明宗叩头，号哭称冤。明宗思其功，许以开门自新，

重海已麾军登陴，势不可遏，城陷诛之。考守殷之叛，《欧阳史》、《通鉴》与是书无异辞，而《儒林公议》以为守殷本无反心，为重海所陷，盖传闻之互异也。杨立传有诏以潞兵三万人戍涿州。案：《通鉴》作发安义兵三千戍涿州。命明宗与李绍真攻讨李绍真，《通鉴》作李绍荣。

旧五代史卷七五

晋书一

高祖本纪第一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讳敬瑭，太原人也。本卫大夫碯、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关辅乱，子孙流泛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与沙陀军都督朱耶氏自灵武入附，宪宗嘉之，隶为河东阴山府裨校，以边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为孝安皇帝，庙号靖祖，陵曰义陵；祖妣秦氏，追谥为孝安元皇后。三代祖郴，早薨，赠左散骑常侍，追尊为孝简皇帝，庙号肃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谥孝简恭皇后。皇祖讳翌，任振武防御使，赠尚书右仆射，追尊孝平皇帝，庙号睿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谥孝平献皇后。皇考讳绍雍，案：原本作绍雍，今从《五代会要》改正。蕃字臬揆鸡，善骑射，有经远大略，事后唐武皇及庄宗，累立战功，与周德威相亚，历平、洺二州刺史，薨于任，赠太傅，追尊为孝元皇帝，庙号宪祖，陵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谥孝元懿皇后。

帝即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派阳里，时有白气充庭，人甚异焉。及长，性沉澹，寡言笑，读兵法，重李牧、周亚夫行事。唐明宗为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爱女。唐庄宗闻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请隶大军，从之。后明宗从庄宗征行，命帝领亲骑，号三讨军，案：《欧阳史》作左射军。倚以心腹。

天佑十二年，庄宗并有河北之地，开府于邺，梁遣上将刘鄩以兵五万营于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于城下，庄宗至自

甘陵，兵未阵，多为郛所掩。帝领十余骑，横槊深入，东西驰突，无敢当者，卒全部伍而旋。庄宗壮之，拊其背曰：“将门出将，言不谬尔。”因颁以器帛，复亲为陷酥，当时以为异恩，由是知名。明年，郛兵阵于莘之西北，明宗从庄宗酣战。久之，尘埃四合，帝与明宗俱陷阵内。帝挺身跃剑，反复转斗，行数十里，逐郛于故元城之东，是日，郛军杀伤过半。

十五年，唐军拔杨刘镇，梁将贺瑰设伏于无石山，明宗为瑰所迫，帝为后殿，破梁军五百余骑，按辔而还。十二月，庄宗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众号十万，总管周德威将左军，杂以燕人，前锋不利，德威死之。庄宗率步众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敌之锐。明宗独完右广，伏于土山之下，顾谓帝曰：“梁人首获其利，旌旗甚整。何计可以挫之？”帝曰：“腊后寒如此，出手堕指，彼多步众，易进难退，莫若啜糟饮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势不等，一击而破，期在必胜。”明宗曰：“是吾心也。”会日暮，梁军列于平野，五六万人为一方阵，麾游骑以迫唐军，帝曰：“敌将遁矣！”乃请明宗令士整冑宽而罗之，命左射军二百人鸣矢驰转，渐束其势，以数千骑合之。迨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溃，三面踵之，其牙竿相击，若火爆之声，横尸积甲，不可胜计。由是梁人势削，庄宗进营德胜渡。

十八年十月，又从明宗战梁人于德胜渡，败其将戴思远，杀二万余人。十九年，战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

二十年十月，从明宗观梁人之杨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是岁，庄宗即位于邺，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悬军深入以取郛。郛人始不之觉，帝以五十骑从明宗涉济，突东门而入，郛兵来拒，帝中刃，翼明宗，罗兵逼衢，巍然不动，会后骑继至，遂拔中城以据之。既而平汴水，灭梁室，成庄宗一统，集明宗大勋，帝与唐末帝功居最，庄宗朝官未显者，以帝不好矜伐故也，唯明宗心知之。

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鄆为乱，朝廷遣元行钦招之不下，群议纷然，以为非明宗不可，庄宗乃以明宗为统帅。时帝从行至魏，诸军有变，叩马请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彦威劝，将自诉于天子，遂佯诺，诸军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众，明宗所全者，唯常山一军而已。西次魏县，帝密言于明宗“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夷门者，天下之要害也，据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将与三军言变，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顷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骁骑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阳济河，自汴西门而入。因据其城。及明宗入汴，庄宗亲统师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来归明宗。明宗寻遣帝令率兵为前锋，趋汜水关，俄而庄宗遇内难而崩。

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总管府都校署陕府兵马留后。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充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岁未期而军民之政大治焉。二年二月，加检校太傅兼六军诸卫副使，进封开国伯，增食邑八百户。是月，帝赴阙，以倖六军诸卫事故也。四月，加食邑八百户，实封一百户，旌为政之效也。十月，明宗幸汴，以帝为御营使。车驾次京水，飞报汴州节度使朱守殷叛，明宗命帝董亲军倍道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战而拔之。寻以帝为宣武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五百户，赐耀忠匡定保节功臣。

四月，车驾还洛，制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唐尹、鄆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五月丁未，加驸马都尉。长兴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礼毕，加检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户，寻诏归任。时鄆都繁富为天下之冠，而土俗犷悍，民多争讼，帝令投函府门，一一览之，及逾年，盈积几案，滞于狱者甚众，时论以此减之。九月，东川董璋叛，朝廷命帝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兼知东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众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险艰，粮运不继，诏班师。四月，复兼六军诸卫副使。六月，改河阳节度使，仍兼兵柄。

是时，秦王从荣奏：“伏见北面频奏报，契丹族帐近塞，吐浑、突

厥已侵边地，戍兵虽多，未有统帅，早宜命大将一人，以安云、朔。”明宗曰：“卿等商量。”从荣与诸大臣奏曰：“将校之中，唯石敬瑭、康义诚二人可行。”帝素不欲为禁军之副，即奏曰：“臣愿北行。”明宗曰：“卿为吾行，事无不济。”及受诏，不落六军副使，帝复迁延辞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复谓侍臣曰：“云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帐，言就放牧，终冬不退，其患深矣。”枢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议石敬瑭与康义诚北行，然其定夺，即在宸旨。”帝奏曰：“臣虽不才，争敢避事，但进退惟命。”明宗曰：“卿为吾行，甚叶众议。”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改赐竭忠匡运宁国功臣。翌日，宴于中兴殿，帝捧觞上寿，因奏曰：“臣虽微怯，惟边事敢不尽其忠力，但臣远违玉阶，无以时申补报。”帝因再拜告辞，明宗泣下沾衿，左右怪其过伤，果与帝因此为诀，不复相见矣。十二月，明宗晏驾，帝闻之，长恸若丧考妣。应顺元年正月，闵帝即位，加中书令，及增食邑。

帝性简俭，未尝以声色、滋味辄自宴乐，每公退，必召幕客论民间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难犯，事多亲决。有店妇与军士讼，云“曝粟于门，为马所食。”而军士恳诉，无以自明。帝谓鞠吏曰：“两讼未分，何以为断，可杀马剖肠而视其粟，有则军士诛，无则妇人死。”遂杀马，马肠无粟，因戮其妇人。境内肃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镇常山，所历方镇，以孝治为急，见民间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绳而杀之。勤于吏事，廷无滞讼。常山属邑曰九门，有人鬻地与异居兄，议价不定，乃移于他人。他人须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诉于令。令以弟兄俱不义，送府。帝监之曰：“人之不义，由牧长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价，顺之则是，沮之则非，其兄不义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以高价者取之。”上下服其明。

及岐阳兵乱，推潞王为天子，闵帝急诏帝赴阙，欲以社稷为托。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相遇于途，遂与闵帝回入卫州。时闵帝左右将不利于帝，帝觉之，因擒其从骑百余人。闵帝知事不济，与帝长恸

而别，帝遣刺史王弘贇安置闵帝于公舍而去，寻为潞王所害，帝后长以此愧心焉。

清泰元年五月，复授太原节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二年夏，帝屯军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谕，后军人遽呼万岁者数四，帝惧，斩挟马将李晖以下三十余人以徇，乃止。

三年五月，移授郢州节度使，进封赵国公，仍改扶天启运中正功臣。寻降诏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议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与卿北门，一生无议除改。’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乱兵见迫，过相猜乎？又今年千春节，公主入觐，当辞时，谓公主曰：‘尔归心甚急，欲与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状，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沉湎荒惑，万机停壅，失刑失赏，不亡何待！吾自应顺中少主出奔之日，睹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颠，愤愤于方寸者三年矣。今我无异志，朝廷自启祸机，不可安然死于道路。况太原险固之地，积粟甚多，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今欲发表称疾，以俟其意，诸公以为何如？”掌书记桑维翰、都押衙刘知远赞成密计，帝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诏，降旨削夺官爵，即诏晋州刺史、北面副招讨使张敬达领兵围帝于晋阳。帝寻命桑维翰诣诸道求援，契丹遣人复书诺之，约以中秋赴义。《玉堂闲话》：晋祖在并部，尝从容谓宾佐云：“近因昼寝，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与天子连镳于路，过旧第，天子请某入其第，某逊让者数四，不得已即促辔而入，至厅事下马，升自阼阶，西向而坐，天子已驰车去矣。其梦如此。”群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盖晋祖怀不轨之志久矣，故托梦以惑众也。《辽史·太宗纪》云：七月丙申，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赵莹求救，时赵德钧亦遣使至，河东复遣桑维翰来告急，遂许兴师。八月庚午，自将以援敬瑭。

六月，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以部曲数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将安元信率一军，与西北面先锋指挥使安审信引五百骑俱至。八月，怀州彰德军使张万迪等各率千余骑来降。是月，外众攻我甚急，

帝亲当矢石，人心虽固，廩食渐困。

九月辛丑，契丹主率众自雁门而南，旌骑不绝五十里余。《辽史》：九月丁酉，入雁门。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先使人报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贼，可乎？”帝使人驰告曰：“皇帝赴难，比要成功，贼势至厚，可明旦稳审议战，未为晚也。”使未达，契丹已与南军骑将高行周、符彦卿等合战。时张敬达、杨光远列阵西山下，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彦卿为伏兵所断，舍军而退，敬达等步兵大败，死者万人。是夜，帝出北门与戎王相见，戎王执帝手曰：“恨会面之晚。”因论父子之义。《辽史》：敬瑭率官属来见，帝执手抚慰之。《契丹国志》云“敬瑭见契丹帝，问曰：‘皇帝远来，士马疲倦，遽与唐大战而胜，何也？’”帝曰：“始我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不可得进，使人侦视皆无之，是以长驱而深入。我气方锐，乘此击之，是以胜之。”敬瑭叹服。明日，帝与契丹围敬达营寨，南军不复出矣。帝与契丹本无结好，自末帝见迫之后，遣心腹何福，以刀错为信，一言亲赴其难，迅若流电，信天意耶！己酉，唐末帝率亲军步骑三万出次河桥。辛亥，末帝诏枢密使赵延寿分众二万为北面招讨使，又诏魏博节度使范延光统本军二万人屯辽州。十月，幽州节度使赵德钧领所部万余人自上党吴儿谷合延寿兵屯团谷口，与敬达寨相去百里，弥月竟不能相通。案《辽史》：初围晋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绝援兵之路，赵延寿等皆逗留不进。

十一月，戎王会帝于营，谓帝曰：“我三千里赴义，事须必成。观尔体貌恢廓，识量深远，真国主也。天命有属，事不可失，欲徇蕃汉群议，册尔为天子。”帝饰让久之。既而诸军劝请相继，乃命筑坛于晋阳城南，册帝为大晋皇帝，戎王自解衣冠授焉。案：《辽史·太宗纪》：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十一月丁酉，册敬瑭为大晋皇帝。《薛史》及《通鉴》、《欧阳史》俱不载先封晋王事。文曰：

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戏！元气肇开，树之以君；天命不恒，人辅以德。故商德衰而周德盛，秦德乱而汉围昌，人事天心，古今靡异。

咨尔子晋王，神钟睿哲，天赞英雄，叶梦日以储祥，应澄河而启运。迨事数帝，历试诸艰。武略文经，乃由天纵；忠规孝节，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国也，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孙顺承，患难相济，丹书未泯，白日难欺，顾予纂承，匪敢失坠。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

朕昨以独夫从珂，本非公族，窃据宝图，弃义忘恩，逆天暴物，诛剪骨肉，离间忠良，听任矫谀，威虐黎献，华夷震悚，内外崩离。知尔无辜，为彼致害，敢征众旅，来逼严城，虽并吞之志甚坚，而幽显之情何负，达于闻听，深激愤惊。乃命兴师，为尔除患，亲提万旅，远殄群凶，但赴急难，罔辞艰险。果见神祇助顺，卿士叶谋，旗一麾而弃甲平山。鼓三作而僵尸遍野。虽以遂予本志，快彼群心，将期税驾金河，班师玉塞。

矧今中原无主，四海未宁，茫茫生民，若坠涂炭。况万几不可以暂废，大宝不可以久虚，拯溺救焚，当在此日。尔有庇民之德，格于上下；尔有戡难之勋，光于区宇；尔有无私之行，通乎神明；尔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尔躬，是用命尔，当践皇极。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旗，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於戏！补百王之阙礼，行兹盛典；成千载之大义，遂我初心。尔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执厥中，亦惟无疆之休，其诚之哉！礼毕，帝鼓吹导从而归。案《通鉴考异》引《废帝实录》：契丹立晋，在闰月丁卯。《欧阳史》及《通鉴》并从《薛史》，作十一月丁酉。

始梁开国之岁，即前唐天佑四年也，潞州行营使李思安奏：“壶关县庶穰乡乡人伐树，树倒自分两片，内有六字如左书，云‘天十四载石进’。”梁祖令藏于祖库，然莫详其义。至帝即位，识者曰：“天，字取‘四’字中两画加之于傍，则‘丙’字也，‘四’字去中之两画，案：原本作“中去之两画”，今从《册府元龟》改正。加十字，则‘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晋者，进也。”国号大晋，皆符契焉。

又，帝即位之前一年，岁在乙未，郾西有栅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侧。栅有桥，桥下大鼠与蛇斗，斗及日之申，蛇不胜而死，行人观者数百，识者志之。后唐末帝果灭于申。又，末帝，真定常山人也，有先人旧庐，其侧有古佛刹，刹有石像，忽摇动不已，人皆异之。及重围晋阳，帝遣心腹，案：原本阙“帝遣心腹”四字，今从《册府元龟》增入。何福轻骑求援北蕃，蕃主自将诸部赴之，不以缁帛，不以珠金，若响应声，谓福曰：“吾已兆于梦，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契丹国志》引《纪异录》云：契丹主德光常昼寝，梦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辘辘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带，执铜铎，有异人十二随其后，内一黑兔入德光怀而失之。神人语德光曰：“石郎使人唤汝。”汝须去”。觉告其母，母忽之，不以为异。后复梦，即前神人也，衣冠仪貌，俨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来唤汝。”既觉而惊，复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乃召巫筮，言：“太祖从西楼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尔为助，尔须去。”未浹旬，唐石敬瑭反于河东，为后唐张敬达所败，亟遣赵莹持表重赂，许割燕云，求兵为援，契丹主曰：“我非为石郎兴师，乃奉天帝敕使也。”时援兵未至，伪将张敬达引军逼城设栅，栅将成，必有大风暴雨，栅无以立。后筑长城，城就，又为水潦所坏，城终不能合。晋阳有北宫，宫城上有祠曰毗沙门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祷之。经数日，城西北阨正受敌处，军候报称，夜来有一人长丈余，介金执殳，行于城上，久方不见，帝心异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庑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烟生，其腾郁如曲突之状。坊僧奔赴，以为人火所延，及俯而视之，无所有焉。事寻达帝，帝召僧之腊高者问焉，僧曰：“贫道见庄宗将得天下，曾有此烟，观此喷涌，甚于当时，兆可知矣。”自此，日旁多有五色云气，如莲茭之状。帝召占者视之，谓曰：“此验应谁？”占者曰：“见处为瑞，更应何人！”又，帝每诘旦使慰抚守陴者，率以为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号令之声，声不绝者三，帝使人问之，将吏云：“从上传来者。”皆知神助。时城中复有数家井泉，暴溢不止。及蕃军大至，合势破之，末帝之众，似拉朽焉，斯天运使然，非人力也。

是日，帝言于戎王，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戎王许之。《永乐大典》卷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三。